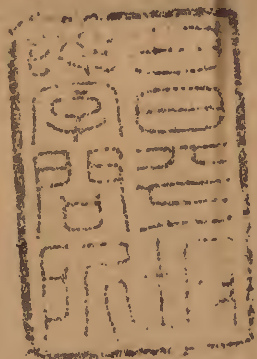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七百四十一之四

二百廿三



漢書門			
三〇〇	二	五三四五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五	三〇〇	五三四五	漢書
兩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23)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卷之...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十一

規諫第二

老古晉之農夫也晉文公逐麋而失之間老古曰吾  
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  
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如此也虎  
豹之居也厭閒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

册府元龜 陪臣部

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故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子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處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綏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子上楚令尹也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嘗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恐人

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

樂豫宋大夫也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

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故者以本枝廕庇之多故君子以爲比

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彗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服肱也誰

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鄭於公宮二子在公言故爲亂

兵所六卿和公室

叔仲惠伯魯大夫也穆伯公孫敖也如莒蒞盟且爲襄仲



逆女見之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惠伯諫曰  
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  
也今臣作亂而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  
成之平二使仲舍之舍不公孫敖反之還莒復為兄  
弟如初從之

士季晉大夫隨會也晉靈公不君宰夫肺熊蹯不熟

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趙盾士季

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

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士季隨會也三進伏公不省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伴不見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關惟

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衮

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嘗服

孫息晉大夫也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

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之

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

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孫

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雞子置其上左右

惜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

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

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與兵公

乃壞臺一云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

侯之子撫而泄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

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

洩治陳大夫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

衰其袒服以戲於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

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

納之納藏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

弗禁遂殺洩治

蘇從楚大夫也楚莊王侶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

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

抱鄭姬右抱越女在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

之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

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

吾知之矣數月淫益甚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

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罷淫樂聽政所

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

大說一云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社稷危國將亡士

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蒞事政三年不治而好隱

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士慶人

再拜而進隱曰有大鳥來上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



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愿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愿聞已王大說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

申叔時楚大夫也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

夏姬子微

舒弒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少西微舒之祖子夏之名

遂入

陳殺夏徵舒鞶諸栗門

鞶車裂也栗門陳城門

因縣陳

城陳以為楚縣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

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

寡人

楚縣大夫皆備稱公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

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

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

抑詞也蹊徑也而

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

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

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

與之也

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

乃復封陳

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申公巫臣楚大夫也楚莊王討陳夏氏欲納夏姬巫

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

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

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孫叔敖楚令尹也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有敢諫者至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又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嚼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

有深坑後有掘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又莊王問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安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爲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

楚莊王也

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

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

耶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

則熱衣無惡於甲者也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

乘之主也富厚無適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

取也意者為其義邪甲者兵之學折人之首剗人之

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

邪苟慮害人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

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

也

詹何楚人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

亦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於身不敢對以

末楚王曰善

優孟楚之樂人也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衣

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嚼以棗脯馬病肥

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

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所



愛也以楚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  
 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彫玉為棺  
 文梓為槨椶櫚豫章為題湊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故曰題湊發甲  
 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  
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  
 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  
 為之柰何優孟曰請以大王六畜葬之以壠龜為棺  
 銅歷為槨齋以薑棘薦以木蘭祭以粳滔衣以火光  
 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  
 久聞也

士渥濁晉大夫士貞子也晉林父帥師與楚戰於泌

晉師敗績晉師歸桓子林父也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

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

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公失時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

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

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

王今天或者大驚晉也驚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

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

丹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十四十一 八

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伯宗晉大夫也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

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言非所繫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

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汗受汗山藪藏

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資亦或居藏瑕穢國君

含垢忍垢天之道也晉侯取不救宋故伯宗為君其說小惡而損大德之喻

待之待楚乃止

里革魯太史克也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責罟於泗水之淵

以取魚泗里革斷其罟而弃之罟曰古者大寒降土

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令孟春蟄虫始震

魚上水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魚登川禽而嘗之

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罟魚網罾筍也各魚

大魚川禽鱉蜃之屬諸之也時陽氣起魚陂負冰故令國人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魚乃嘗魚先薦

廟鳥獸孕水虫成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措魚

鱉以為夏稿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禁二不得施措撰稿乾也夏不得取於此

時撰刺魚鱉以為稿儲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鳥獸成水

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羅設罝鄂罝當為罝罝羅小網罝坑也鄂作格

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虫以實廟庖畜助

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而長魚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十四

株生澤不伐天山木未成曰天魚禁鯤鮪鯨魚子鮪未成魚獸長麇

麇麇子曰麇麇子曰麇鳥翼穀歟翼成生哺曰穀未乳曰歟蟲舍蜚蠊蜚蠊子可

以為蝮蝮蠲可食舍不取也蓄廢物也古之訓也蓄息今魚方別孕

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二於雄而懷子藝極也公聞之

曰吾過而里革正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

良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言諗吉也師存

侍師樂師名存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真晉

人殺厲公晉人藥音中行偃邊人以告邊人疆場之司也成公在廟

成公魯宣公之子墨肱公曰臣弑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

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失威

而至於弑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於弑且夫君也者將牧民

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回邪民旁有慝

無由省之慝惡省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陷墜

振救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國

安用之祭奔南巢南巢揚州之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是紂陪于京附樊

也京殿厲流於彘固厲王彘晉也幽滅於戲幽王為西戎所殺戲戲山在西

周京師皆是術也術道也失威多遇之道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

而縱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以君諭川澤民諭魚也魚從川

之美惡以為肥瘠

季文子季孫行父也魯大夫也魯成公如晉晉侯見公不

敬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於我也逕近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大史曰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苗賁皇晉大夫也晉侯盟諸侯於斷道齊侯使高固

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欽孟高固逃歸晉人執

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于温野王縣今屬河內

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根之子楚滅鬬氏而賁晉食邑於苗地晏弱時在野

王故因使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

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

志舉亦皆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使而四子來左

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

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

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

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父之以成其悔何利

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

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士燮晉大夫范文子也晉厲公與楚子戰於鄢陵楚

子敗績宵遁晉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也佞才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戒勿 周書曰惟命不於嘗有德之謂言勝無嘗命惟德是與

魏絳晉大夫魏莊子也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終無

山或國名孟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

與晉和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隙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

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

后羿 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

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

民以伐夏政 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巫子相立羿遂伐相

號曰有窮鉏 恃其射也 羿善射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

淫放 原野 弃武羅伯因熊髡麗圉 四子皆羿之賢臣 而用寒浞寒

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寧伯明其君名 伯明后

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氏 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

內 內宮 而施賂於外愚弄其后 欺罔 而虞羿於田 樂

以游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樹立 外內咸服 信浞詐 羿

猶不悛 悛改也 將歸自田 羿獵也 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

子 食羿子 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 殺之於國門 靡奔有鬲

氏 靡夏遣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古鬲縣 浞因羿室 就其如妻 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



氏二國夏何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處澆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南有掛亭

於過處殄於戈過戈皆國名東萊中夜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燼遺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

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

失人故也泥因弄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

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闕過也於虞人之

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啟九

道啟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言但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

思其麀鹿言但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於夏家羿以好武

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虞

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獸臣虞人告僕不敢斥尊

柳莊衛大夫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

而后入欲賞從者以懼君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柳莊曰

如皆守社稷則孰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

守若一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恐弗

果班

師曠字子野晉太師也衛公出奔師曠侍於晉侯晉悼

公也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

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

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

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

君而為之貳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友大夫有貳宗貳宗宗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

佐也善則賞之賞謂過則正之患則救之救其失則

革之革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

憲過察憲史為書謂太史君瞽為詩瞽盲者為工誦箴

其得失其

諫工樂人也誦大夫規誨規正諫士傳言士卑不得

過失傳過庶人謗庶人不與政商旅於市旅陳也陳

告大夫告百工獻藝獻其技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示時所示狗於路逸書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官師相規官

大夫自大夫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相規正相諫失嘗也有道人狗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肆放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石

言於晉魏榆魏榆晉侯晉平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

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不然民聽濫也

濫失濫抑臣又聞之抑疑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崇侈民力彫盡

彫傷也 怨讟

竝作莫信其性

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

晉侯方築虓祁之宮

虓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

叔向曰子野

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

起

遠其身也

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

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

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縱舌

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

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

是之謂乎

苟善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言見德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

逸師曠緣問流轉終歸於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

是宮

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晉平公問居

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自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

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

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採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愬

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

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

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

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

無饜諂諛之人容容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

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

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墨墨耳



何害乎國家哉

范獻子晉大夫也魯昭公如晉莒牟夷以牟婁及防

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愬魯受晉侯平公欲止公范獻

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

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

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

屠蒯晉宰夫也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卒於戲陽

視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殞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平公膳宰屠

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也而遂

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

在子卯謂之疾日病患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

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

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

而心樂又飲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

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

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勸會

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

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克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以出令臣

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若者失官

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



而止

叔向晉大夫也晉平公射鵠不死豎襄搏之失公怒  
 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  
 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  
 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  
 耻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懼懼顏乃趨赦之  
 固桑晉船人也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  
 得賢士與其此樂者固桑一云蓋胥進對曰君言過矣夫  
 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  
 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

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  
 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  
 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  
 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者六翮耶將  
 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郭榮齊大夫也晉伐齊師至於楊門齊侯靈公也駕將

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略

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

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

止



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帶也襄公入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一人謂康王

為其名與其眾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各家路地多兵甲眾今王死其

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

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他之子子服叔也姑且也叔仲

日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

遠而聽於楚憚難非義楚也畏其民與眾也義楚非必楚有義而

往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慶猶賀喜

福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

芊姓楚嗣嗣世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王王太子又

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改易子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

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後嗣臣子誰肯自謂德不如先君將

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

動而往况已至漢聞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之者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

已貳任當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誰肯從已侍而使諸侯有攜二者求說其

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亟疾也言楚之君臣

求除其輕侮已者將亟疾於前之人其讎不益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二帥大

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憚難也言楚人欲除侮慢之恥不懦弱其執政

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為魯作難其誰能待之猶禦也若從君而委患則不如

違君以避難走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

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可若未有

不如往也乃遂行

榮成伯名樂魯大夫也魯襄公如楚反及方城聞季

武子獲卞方城楚北山下魯邑公欲還出楚師以伐

魯伐季氏言魯者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

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若得楚師

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

風武子名言風取卞時魯人不違是若楚之克魯克

誰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

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

亦無亦也同類同姓攘却也言楚亦將若不克魯君

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

子武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

傷庸用也言公欲伐魯君人醉而君其入也乃歸

蓬子馮楚令尹也吳人召舒鳩人反楚舒鳩楚屬國

楚子師於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二子楚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

復命王欲伐之蓬子曰不可被告不叛且請受盟而

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卒而不

二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

我有功

司馬侯晉大夫也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

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

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於易言有難寡人願結

驪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問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

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平公

也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

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事能終亦未可

知也晉楚惟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

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

淫電楚將棄之棄不以爲居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

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殺之難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

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常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

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城汧鄉縣南中南在治平武

南功縣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

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

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享通也不聞

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

國塔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一 二十

無知事在 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克里

莊九年 本鄭事在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信 二十五年滅衛邢 故

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

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

周是以與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

有禮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 社也 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一說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 日樂夫對曰臨觀之樂則樂矣德

義之樂則未公日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 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日孰能對日

羊舌盼習於春秋乃使 叔向傳太子彪平公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一十二

規諫第三

椒舉楚大夫也楚子會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靈王

也 日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

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啟禹子 也河南

陽翟縣南有鈞臺陂 蓋啟享諸侯於此 商湯有景毫之命河南鞏縣西 南有湯亭或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一

言亳卽周武王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

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鄆宮之朝郡在始平鄆縣

東有雲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

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傳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傳君

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皆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楚子示諸侯侈自奢椒

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啟陽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

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

叛之仍行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

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

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楚子

圖朱方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將戮慶

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

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

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

封其卿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

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楚靈

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伍舉卽椒舉也曰臺美夫對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

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噐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滛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嘗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尅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營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放疆請於魯侯懼

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大小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以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遠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



業其日不敗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本  
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際於是  
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  
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夫  
為臺榭將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  
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遠啟疆楚大夫也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為介及  
楚楚子靈王也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卹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  
則足使守門以羊舌盼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

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頰有璋享饗也頰見也既

為君使小有述職諸侯通天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設

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債宴飲以債為

在客殮有陪鼎熟食為食陪加也入有郊勞賓至逆

所無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債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

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

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

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



焉既獲如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

誰其重此言然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耻之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

靡至靡群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

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

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

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

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為公族

大夫韓須受命而使之韓襄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難幼已任出

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

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

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也晉人若喪韓起羊肸五卿八大

夫五卿起成以下入大夫初午以下輔韓須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

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疆家長轂九

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遣守四千計遣守國者尚有四二乘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

帥之伯仲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

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擒以逞君心

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疆厚為

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



厚其禮

申無宇楚大夫也楚靈王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

陵西北有不羹亭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

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

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

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

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

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氏五雉為五工正蓋五官之本也末世遂事施職是以官

無常數今無宇稱古言故云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

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

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

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

獻公蒲寧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

末大必拆拆其木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又云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

夫子哲問於無宇曰吾不服諸晏而獨事晉何也惟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二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

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別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卞費

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衛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

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卞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弑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衛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

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躰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指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



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及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鬻蠻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楚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也可以懼哉三年陳蔡不羹人納弃疾而弑靈王矣

鄭丹楚大夫也楚子狩於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

在下使湯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蔡西

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欲圍之以偏吳楚子次於乾谿在譙國父縣南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

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而出執鞭以教令僕祈父從楚大夫右尹

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語

曰昔我先生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大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

叔子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竝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

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

熊繹辟在荆山在新城汭卿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踈

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

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

將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



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

宅 是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

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

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

也 四國陳蔡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

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 鉞斧也秘柄也 敢請命 請制

命 王入視之祈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

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 譏其順王心 子革曰席礪

以湏王出吾刃將斬矣 以已喻鋒刃欲自磨礪以斷王之淫匿 王出復

語左史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丘 皆古書名 對曰臣嘗聞焉昔

穆王欲肆其志 周穆王肆極也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藏馬

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

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逸詩矣 王是以獲沒於祗

宮 獲沒不見篡弒 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

之王日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

音 悒悒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金玉取其堅重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言國之用已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

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 深感



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

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

谿

白公子張楚大夫也靈王虐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

考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考子對曰用之實難

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

日其中退然天死日殤殤害殤之君也執謂把其凡

錄籍制服其身如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

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佗言不欲白公又諫王如

史考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武丁

聳敬至通也通於於是乎三年嘿以思道嘿諫闇也

神明夢見傳說也曰王言以出令

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稟武丁於是作書以書解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顯茲故不言顯善如是

而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聖思賢而夢見之識其

求之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公上公也書序高宗夢

也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礪使磨若涉

水用汝作舟喻遭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大旱自比苗

為霖啟乃心沃朕心啟開也賢者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以藥喻忠言瞑眩煩若跌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

徒跌而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既得道猶不敢專制

不視

册府元龜 陪臣部 九

使以象旁求聖人以爲輔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

規諫者不亦難乎雜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還

軫諸侯不敢滯逸還軫謂出奔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近

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輿衆也誦誦善是以

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方百里曰同而至於

是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至於今爲令君桓文

皆然君不度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

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爲政不躬親則衆民不信臣懼民

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意其以言取罪也

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恐寘

之於耳寘猶願也寘置也對曰賴君之用之也故言賴恃不然

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填也犛犛規

諫也填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填難盡而又以規諫爲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

巴浦地名或曰巴郡浦合浦遠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

谿之亂靈王死之

叔向晉大夫也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送韓

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

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

之教矣民胥效矣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



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子瑕楚令尹也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靈王執以歸曰彼何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

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之怒可也乃歸蹶由

晏嬰齊大夫齊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君

德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德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

意驕者困今君志於勇力之士以伐盟主幸而不濟

君之福不幸而有功憂必及君莊公作色不悅晏子

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莊

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大行碁而

身滅於崔氏又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日子宅近市湫

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

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

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公笑日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

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

也有驚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為是省于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如行也祉福也遄庶也言君而行福則庶幾亂即止也





其是之謂乎又景公疥遂疔疔瘡也期而不瘳諸侯之

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言於公曰吾

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

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

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

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

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祝

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史無求於鬼

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欵謂寡人

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

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

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

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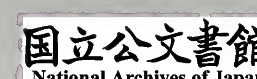
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卹後人暴虐

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

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言

君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



媚作虛詞以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

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山林之木

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

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後又為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

近關所征稅任暴奪其私物布嘗無藝藝法制也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滌

大夫世樂不違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外寵之臣僭

令於鄙詐為教令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

於邊鄙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

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

詛十萬曰億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除逋景公困於沛至

自田晏子侍於造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公曰唯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

肉燂之以薪燂炊幸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濟益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

洩減也

亦如

美

美

美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

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詩頌殿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濟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醜假無

言時靡有爭醜總也假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

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

以動二體舞者有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

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七音

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武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

合然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

聽和故詩曰德音不瑕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暱之

司寇也季荊因之季荊虞夏諸侯也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

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

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其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

以節其情願

又景公時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

也祇取誣焉

誣欺也

天道不誣

誣疑也

不二其命若之何

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

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也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逸詩也言

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

也公說乃止又景公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

室其誰有此乎

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

晏子曰敢問何謂

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

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

薄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

以私量貸

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

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

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

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

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

賈不變

常守業

士不濫

不失職

官不滯

滯慢也

大夫不收公

利不作福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

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

有天地則

禮義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

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

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

地以為其民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

大宰犯楚大夫也宋華氏之亂晉曹衛救宋敗華氏

圍諸南里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

唯宋事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

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子家駒魯大夫也魯昭公將弑季氏

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詞告

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

諸侯稱公室吾欲

弑之如何

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弑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

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

失禮成俗

不自知也

子家駒曰設兩觀

禮天子諸侯臺明天子外關兩觀諸侯內關一觀乘

大路

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

朱干

干楯也以朱飾楯

玉戚

戚斧也以玉飾

以舞大夏

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于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

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柶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

馬維婁

繫馬曰維 繫牛曰婁

委已者也

委食已者

而柔焉

柔順

季氏得

民衆久矣

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已者

君無多

辱焉

恐民不欲從君命而為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

先自正乃

昭公不從其言終敗焉

果反為季氏所遂

公子西楚大夫也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

燭庸

二十七年奔故

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從

大封與土

而定其所從之居

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二子奔楚楚使

逆之於境也養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沈尹戍城之

城養取其城

父與胡田以與之

胡田故胡之地

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

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

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柔服謂不與吾構怨

吾又疆

其仇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讎謂二公子

吳周之胄裔也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

文將自同於先王

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

不知天將以

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

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言其事行可如不久

我盍姑億吾鬼神

億安

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播揚焉

播揚

猶勞動也

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防壅山水

滅徐又昭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白

江夏竟陵

縣西有白水出聊

藍尹豐涉其帑

壘楚大夫

不與王舟及

册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二

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嘗惟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

子綦楚司馬也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子綦諫曰荆臺

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

其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游也

公叔發衛大夫公叔文子也魯伐鄭不假道於衛衛

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

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

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荒胡猶然古之遺服

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

憂之將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公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

以小忿蒙舊德蒙復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

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

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

伍員吳大夫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夫椒吳郡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

斟灌以伐斟鄩流寒澆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滅

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

夏后相

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

后緡方娠逃出自

寶

后緡相妻娠懷身也

歸於有仍

后緡有仍氏女

生少康焉爲仍牧正

牧官之長

恭澆能戒之

恭毒也戒備也

澆使椒求之

椒澆臣

逃奔有

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

除已害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思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而

邑諸綸

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能布

其德而兆其謀

兆始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

收二國之燼以戎泥而立少康

使女艾諜澆

女艾少康臣諜謀也

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過澆國戈豷國

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

物事也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

豐之不亦難乎

言與越或是使越豐大必爲吳難

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

所加惠賜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與我同

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

長寇讎

猶言天與不取

後雖侮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已止也

姬之衰

也日可俟也

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

介在蠻夷而長寇仇以是

求伯必不行矣弗聽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

有大志於齊

欲代齊

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

拂絕

若越

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

代齊反振旅而討之

也申胥諫曰不可許也

申胥卽伍員也

夫越非實忠心好吳

也又非憚長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



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玩弄也夫固知

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迎王

志婉順約卑從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使吾甲兵

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畔落頹憔悴疲病也然後安受

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

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

虺小蛇傳曰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隆盛越魯足以

為大虞乎虞度若無越則吳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

之成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

諫曰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今王非越

是圖而齊魯以為憂事夫齊魯譬諸疥癬也疥癬在外為害

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

壤地接而越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為

為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昔楚靈王不君不得君道其臣箴

諫以不入入受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

漢以象帝舜闕穿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罷

弊楚國以間陳蔡間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脩

方城之內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東國徐夷吳越也

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陳鄆沮汾之間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

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

册守元龜陪臣部

乾谿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王親獨行屏營仿徨於

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消人今中王呼之曰

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

疇枕王以璞而去璞塊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

棘闢棘闢不納也棘楚邑闢門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

夫芋尹無字之子傳曰治夏將入郟申亥曰吾父

再于命王弗許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闢也王

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

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

尚未今王既變鯀禹之功王夫差也變易也魯語而

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汗池

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

天奪吾食都鄙薦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今王將狼

天而伐齊狼逼夫吳氏離矣有離體有所傾辟如群獸

然一介負矢將百群皆奔領傷也言衆獸群聚其中

言吳氏臨陳就戰王其無方收也方道越人必來襲

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吳將伐齊越于率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

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

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民矣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

則殄滅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與也

今君易之將以求鮑文子齊大夫魯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

大不亦難乎弗聽

冊守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二 二十一

必取之

三加兵於魯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

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

十餘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晉也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

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

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

求自容

親富

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

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

逢滑為陳大夫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

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

田從黨

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逢

滑當公而進

當公不左不右

曰臣問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

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

何楚為吳所勝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

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如傷恐驚

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芥草也

楚雖無德亦

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

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

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

使懼而改過

禍之適

吳其何日之有

言今至

陳侯從之

册府元龜 規諷三 卷之七百四十二

田錡黨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一十三

規諷第四

孔子為魯大夫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定公君臣

失禮公患之故問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使君以忠定公

又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 以其大要而言不能即與國人之言曰為

陪臣部

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

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無樂于為君所樂者如其

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

乎一言而喪邦乎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

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

顏淵魯人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

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佚

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

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湏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

而起曰趣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

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矣不

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工於

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

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

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

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

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

未見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

兩驟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有若為魯季氏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

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孰誰也

范蠡為越大夫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

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盈滿有定傾定安傾危有節

事制節王曰為三者柰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

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矯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

尊禮玩好女樂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時不至不可強成

屬之 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月滿則虧盛而

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也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不

自大其功施而不德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

則天時不作弗為之客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

不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怨叛逆亂之萌先動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

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自驕不勞而矜其功未

勤勞而自大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之人事

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

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行妨害靡損

王弗聽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兵者凶

器也言善人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修其德政而遠方附事文德不行然後用武

故曰爭者事之末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勇為逆德始於人者

人之所本也始以伐人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濫

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二也

言陰謀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不勝棲於

會稽越王歸自會稽其後十五年王召范蠡而問焉

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殮觥大也大飯盛饌也盛饌末其不能以虛待之

不及壺殮之救饑疾也言已欲滅吳取使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今歲晚矣子將

柰何蠡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臣固將謁之謁請也臣

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不及蹶蹶

王曰喏遂興師伐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

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忿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

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

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羸縮進退

轉化變易天節固然固然有轉化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移王曰喏

弗許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武湯羸縮以為嘗

四時以為紀以為常隨其羸縮也純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

位二所而用之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

而天道皇皇日月為嘗皇皇著明嘗象也明者以為法微者

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蝕也陽至

冊序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三 四

而陰陰至而陽至極日困而還月盈而虧困窮古之善用

兵者因天地之嘗與之俱行隨時轉運虧盈後則用

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用陰謂沈重近則用柔

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後無陰蔽先無

陽察後動者大舒靜為陰蔽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

先動者大是變為陽察也道因敵制之不預設也故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

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強來禦已其陽節未彼

來從我固守勿與言敵以剛強來禦已其陽節未彼

災變則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

可也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

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

於時宜為人客剛強力疾陽宜為人主安徐重固陰

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人主安徐重固陰數凡

陳之道設右以為牝蓋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

為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周旋無究究窮也無窮今

其來也剛強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王姑待之王曰啗

弗與戰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

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圖之三年吳師敗越遂

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吳大肉袒膝

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





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  
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  
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  
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  
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  
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  
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  
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  
謂也 我為子 吳使者泣而去句踐  
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  
甬東會稽句章

縣東海中洲也 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

赤章蔓枝公繇之臣也 公繇山中之國近晉者也 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  
無道路 為鑄大鍾方二車軌以遺

之公繇之君特斬岸堙谿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鍾方二車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鍾師必隨之不聽又諫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斬轂而行

山中道狹故也 至衛七日而公繇亡



大戊午趙大夫趙肅侯游大陵

大原有大陵縣亦曰大陸

出於鹿

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

侯下車謝

卜商字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魏文侯問於

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正端

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

廣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

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者

此古樂之法也

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

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師鼓登歌

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鼓喬文謂鼓也武謂

金也相卽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常為表裝之以楛

一名相因以名焉齊人或謂楛為相雅亦樂器名也

狀如漆笛中有椎也今夫新樂進拊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

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

古此新樂之發也

拊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優狎

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優或為憂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

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

皆為音應律乃為樂

文侯曰敢問何如

欲知音樂異也

子夏對曰夫古

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

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

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

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

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

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作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

福延于後世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

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既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子夏

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

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

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

連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不用淫樂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

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

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

為之上行之則民從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

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擗壎篪

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控擗謂祝敵也壎篪或為篥篥然

後鍾磬竽瑟以和之于職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

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

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



差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

聲則思武臣 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石聲磬磬以立

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石聲磬磬當爲

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奏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

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廉廉隅也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

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濫之意猶

擊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 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

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聞謹囂則人意動作謹或爲歡動或爲勳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鏘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以聲合成已之意

李克魏人魏文侯問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數

戰而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

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疲民

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文侯

又問曰人有惡乎對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

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

使人弗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

惡也富能分貧則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弗惡

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

守斯語矣

狐卷子魏人魏文侯問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敖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

箕季魏人魏文侯見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瓠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視之糲瓠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箕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對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云固然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瓠者箕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飲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田子方爲魏文侯友文侯與之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

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  
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吳起爲魏西河守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  
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曰此晉國之所以  
強也若善循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  
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  
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  
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  
右有洞庭之水大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  
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

而右天谿之陽廬畢在其北伊雒出其南有此險也  
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  
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  
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  
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  
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  
政專委之子矣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  
喜色吳起進曰昔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  
曰未也莊王之語柰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  
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

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  
霸是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  
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吾是以有憂  
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  
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  
之過也

惠公魏惠王相惠施者也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  
雨雪至於牛日群臣多諫太子曰雪甚如此而葬行  
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  
人子者以民勞與費用之故而不行葬不義子勿復

言群臣皆莫敢諫以告犀首

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橫

號爲犀首

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

未

是其唯惠公乎請告

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澗山之尾藥水齧其墓見棺  
之前和棺題文王曰謏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  
天故使藥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  
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  
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  
乎願太子亦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  
故使雨雪其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



而不為義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許綰魏人也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舂操鋪入曰聞大王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之有加綰曰雖無力能高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湏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已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說而舍之右室湏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琴操曰大攬之深以爪持也攬音俱足切懌之愉者一作臣也清廉而不亂

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



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  
 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騷忌子曰夫大弦  
 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  
 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  
 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  
 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引  
 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齊之贅壻也齊威王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  
 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

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  
 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  
 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  
 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  
 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王大說後置酒後  
 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  
 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  
 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  
 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  
 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鞬鞠臆

希收衣褻也褻於也鞬臂揮也音溝鞠曲也臆

音其紀切又與  
踞同謂小跪也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

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

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

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

手無罰目眙不禁

眙吐醜切  
直視貌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

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猶言  
有餘

日暮酒闌合尊促

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入留

髡而送客

一本云獨髡  
坐起送客

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

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

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

罷長夜之飲

王斗齊人也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

長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

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

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王直

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

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問王斗曰

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天子受籍

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

唯恐笑撫

無米切

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

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  
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  
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驟耳王  
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  
矣世無毛廌西施王宮已克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  
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  
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  
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  
之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  
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

齊國大治

莫敖子華楚大夫也楚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  
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  
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子華不足知之矣  
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  
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  
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  
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  
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  
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布帛之

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  
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  
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著而位於  
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  
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  
舉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  
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  
舉兩師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  
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  
朴一人若粹一人以與大心者社稷其庶幾乎故斷

脰決腹一暉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  
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  
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芴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  
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  
上崢山踰深谿蹠穿滕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  
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  
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  
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芴冒勃蘇  
對曰臣非異人楚之使芴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  
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

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  
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  
萬人屬之子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  
而大敗之亦聞於遂蒲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  
者勞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  
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  
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  
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  
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  
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

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無君  
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冑故不爲爵勸不爲  
祿勉以憂社稷蒙穀是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  
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  
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恐  
而不入死之可惡殺而不避子華聞之其君好射者  
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  
可得而致之

摎留韓宣王時人也韓宣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  
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

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  
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  
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  
則王之國必危矣

中期秦昭王時人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  
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  
芒卯孰賢對曰不如芒卯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  
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  
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  
右皆曰甚然中期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

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  
圖趙襄子於晉陽决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  
板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  
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  
安邑泒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  
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  
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  
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無易  
也於是秦王恐

貫珠者齊人也莫知其名氏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



蓄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沙中田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聲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曰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

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齊襄王時人也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

平君也 田單

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

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

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  
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  
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  
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宴酒酣曰召相田單而來貂  
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  
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之不若  
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  
知王之不若也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  
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田單且自天地

之開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  
哉而王曰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能守王之社  
稷燕人與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  
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人  
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  
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正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  
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  
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以安矣王乃曰  
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  
安平君不然國危矣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



君以邑萬戶  
屈原字平楚大夫秦使張儀獻楚懷王以商於之地  
六百里使絕齊楚使受地儀詐曰與王約六里不聞  
六百里懷王怒興師伐秦楚大敗明年秦割漢中地  
以和楚王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儀請如楚  
儀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鄭袖卒言張儀於王  
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  
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  
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其後秦昭王  
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

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因留王竟死於秦  
莊辛楚襄王時人也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  
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逸侈靡不顧國政鄢郢  
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  
辛曰臣誠見其必然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  
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  
之莊辛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山蔡陳之地襄  
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  
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

此為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  
 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  
 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  
 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  
 乎天地之間俛啄蟲蠅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  
 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  
 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  
 者也黃爵因是以俯囓白粒捫棲茂樹鼓翅奮翼自  
 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  
 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

夕調乎酸醎夫黃爵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  
 海淹乎大沼俯囓鯁鯉仰噬菱苻奮其六翮飄搖乎  
 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  
 其礮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磻磻引微  
 繳折清風而抔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  
 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  
 乎巫山飲茹谿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  
 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而不知  
 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

韓從鄆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封為陽陵君

雍門司馬齊大夫

不載名氏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

前日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

樂間事燕封昌國君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

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

未壯可伐也王召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

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

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十乘栗腹將而攻鄆

在嘗山今日高邑

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

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

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

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徃徃無成功王楚以足將渠泣

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

屬鉅鹿

趙使廉頗

將擊破栗腹於鄆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

册府元龜

規諷四

卷之七十四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十四

有詞

夫言者樞機務乎發而必中辭比林藪有以多為貴者通其變則靡侯乎終日順其理則無過於天下春秋之世辯士間出雖枝葉之蔓衍而雌黃之斯在則有奉命霸王委質與國當于戈之日尋戰不以義見

册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十四

俎豆之失序動罔循理而能獨運寸舌不持尺柄開  
談敏贍引事慷慨或應對於會盟之所或折衝於朝  
聘之祭大者尊王而紓國難小者保家而全身計至  
於博通前志備率嘉話彈射臧否折衷長短俾強盛  
傾聽剛狡易慮豈咄咄而是迫在便便而唯謹斯實  
得君子之正道可尚者哉

屈完楚大夫齊桓公伐楚楚屈完如師魯隱公四年齊侯

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齊侯曰豈不穀

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已乃

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於敝

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

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

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

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境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

無所用之

卻芮晉人與惠公逃驪姬之難走於梁晉獻公卒齊

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惠公隰朋齊大夫也魯僖公九年問於卻芮

曰公子誰恃於晉國芮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

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無黨則必無讎夷吾之少也夷吾惠公也不好

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過色也及其長也弗改

有詞五

是故出亡亦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

誰能恃佞才也言無君子曰善以微勸

陰飴生晉大夫秦伐晉獲晉侯魯僖公十五年陰飴甥會秦

伯盟於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

名武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

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立圍也曰必報讎寧

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

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曰

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

秦豈歸君毒謂二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

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

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

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展喜魯大夫齊伐魯西鄙魯僖公二十六年僖公使展喜犒

師勞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

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

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如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

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其恐對曰恃先

丹存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三十四 三

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太

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

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

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也率循我做邑用不敢保聚

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

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孟明秦大夫晉貶秦師魯僖公三十三年獲孟明西乞白乙

文嬴請而釋之文嬴晉襄公嫡母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

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對孟明因而執之

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累鼓累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累鼓使

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西乞術秦大夫秦伯使西乞術聘於魯文公十二年且言

將伐晉襄仲辭玉襄仲魯大夫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炤臨

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噐寡君敢辭玉大噐圭章也不

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噐不足辭也腆厚主人三辭

賓客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

會也言願事君以弁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噐使下臣致諸執

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噐要結好命所以藉寡

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子家鄭大夫晉侯合諸侯於扈魯文公十七年晉侯不見鄭

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

宣子執訊通訊問之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公二年召蔡

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行朝也敝邑

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

專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減損也難

未盡而行言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

名夷太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請臣於楚與俱朝晉十四年

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歲勅也勅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

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

往朝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

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長君何以

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君靈也夷

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

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

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

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蒞蔭之處古小

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不德則其

丹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四 五



鹿也挺而走險急何能擇挺疾走兒言急則欲命之

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敵賦以待於儻唯執事

命之儻晉鄭之境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鄭

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魯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魯

二十三年二月無魯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

從於強令豈其罪也令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

使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晉侯女壻為質焉使二子質鄭以

示信莒僕弒紀公紀公生僕又生季陀愛陀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弒之以其

寶玉來奔魯文公十八年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

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

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

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

法則為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

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掩賊為藏掩匿

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

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鹵德有嘗無赦赦有嘗在九刑不忘

誓令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

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

敬則殺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

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

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蒼舒隕凱

檮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陶之字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

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

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除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

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

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

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

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

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

比近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民有

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

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取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其工共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

七



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

嚚不道忠信傲狠明德以亂天嘗天下之民謂之禱杌謂

禱杌頑凶無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

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縉雲氏

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

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冒亦貪也盈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謂之

饗饗貪財為饗舜臣堯為堯賓於四門關四門達四

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渾敦窮奇禱杌饗饗投諸

四裔以禦魑魅投棄也裔達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

是以堯終而天下如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

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嘗也日納於百揆百揆

時序無廢事也此八體之功日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

人也流四凶有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

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

庶幾免於戾乎

知瑩晉大夫邲之戰魯宣公十二年楚獲知瑩晉人歸楚公

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瑩於是荀首

佐軍中矣荀首知瑩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日子其怨



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

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

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

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累囚以成其

好累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已王

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報不穀對曰以君

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

不勝稱於異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國君曰

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

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

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辭也其竭力致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

重為之禮而歸之

國佐齊大夫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魯成公二年丘

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甌

玉磬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

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

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

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詩大雅言孝子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同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

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

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

盟主其晉實有闕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

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伯周伯齊桓晉文勤而

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

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道

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

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師辱於敝

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

敗震動撓屈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氓其社稷使繼舊

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

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命若不幸則從命

郤至晉大夫如楚聘且莅盟魯成公十二年楚子饗之子反



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鍾也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

而奏驚而走出子反日日云莫矣寡君湏矣吾子其

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

重之以備樂賦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

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

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湏

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見之若讓之以

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

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

以訓其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其儉宴以示慈

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

以干城其民也干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干其民故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於扞難而已及其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思爭彜嘗以盡其民八尺曰彜倍彜日嘗言爭尺丈

之地以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服肱爪牙略聚也言世亂則公

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侵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害鄰國為搏噬之用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

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

以為已腹心爪牙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



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呂相晉大夫魏錡之子晉侯伐秦魯成公十三年使呂相絕

秦蓋口宣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

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穆公夫人天禍晉國

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無祿獻公即

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

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亦悔于

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成公文公躬擐

甲冑跋履山川草行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

周之裔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

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

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

伯謙言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致死命而討秦時具諸侯蓋諸侯遲致此

意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

造於西也造成也言晉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

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迭我殺地好絕我好伐

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散離我兄

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

舊勳納文公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在僖二

猶願赦罪於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



誘其衷成王隕命

秦使闕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絳成王

穆公

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逞快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文六年晉襄秦

康公我之自出

晉外甥

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

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蕩遙我邊疆

蝨賊食禾稼虫名謂秦納公子雍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在文七年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悛改也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

剪我羈馬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在文十二年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

絕我好也

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

及君之嗣也

君秦桓公

我君景

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望秦撫恤晉

君亦不惠稱盟

不肯

稱晉望而共盟

利吾有狄難

謂晉滅潞氏縣

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

夷我農功

夷傷也

虔劉我邊垂

虔劉皆殺也

我是以有輔氏

之聚

聚衆也在宣十五年

君亦悔禍之延

延長也

而欲徼福于先

君獻穆

晉獻秦穆

使伯車來命我景公

伯車秦桓公子

曰吾與汝

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

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

君又不祥

祥善也

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

及與君

之仇讐而我之婚姻也

季隗廡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

君

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

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

是用告我

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

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



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

吳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康莊曰余雖與普

出入出入猶往來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

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

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

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

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微亂微要也君若不施大惠

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

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厲公為令狐之盟而

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佞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

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子叔聲伯魯大夫季文子會諸侯伐鄭魯成公十六年宣伯

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

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

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

二矣魯不二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

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於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

叔聲伯請季孫於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

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

子必聞之矣聞其滯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

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

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仇讐謂齊楚亡而為讐治之何及

言魯屬齊楚卻鞮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嘗

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

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

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

嬰齊奉君無私不受節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

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

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孟獻子魯大夫襄公如晉四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

公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頃句顯定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

為之言鄆今琅邪鄆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

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鄆無賦於司馬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

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鄆以自助晉侯許之

季武子魯大夫魯襄公會晉人伐鄭九年次於陰口而

遷公送晉侯晉侯以公享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

日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沙隨在成十六年

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國君十五年

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

君可以冠矣

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裸謂濯鬯酒也

以金石之樂節之

以鍾磬為舉動之節

以先君

之祧處之

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

兄弟之國而假借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

之廟

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

假鍾磬焉禮也

臧孫紇魯大夫晉伐鄭鄭人聽命晉與鄭盟

魯襄公十一年

晉侯使叔盼告于諸侯

叔盼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

公使臧孫

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

鮮不赦宥寡君閔命矣

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

承命

晏桓子齊大夫周靈王求后于齊

魯襄公十二年

齊侯問對

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

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

不敢譽亦不敢妾

婦之子若而人

言非適也

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

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

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石爨為太宰與大夫良霄為楚所執言於子囊

魯襄公十

三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而歲習其

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十皆同吉乃巡守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

謂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

除其偏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

睦怨疾楚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事晉是廢鄭本見使之意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

之

太叔儀衛大夫衛侯出奔齊魯襄公十四年公使厚成叔弔

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

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

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也有臣不敏也君不赦宥臣

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

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

為君憂君不忌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謂愍

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

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守於國有

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穆叔魯大夫如晉聘魯襄公十六年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

日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

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日以齊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

乎庶幾晉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

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

之憂而無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

所止君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

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

曰鴻鴈于飛哀鳴嗒嗒惟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嗒嗒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

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

藥盈晉大夫出奔楚魯襄公二十一年不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人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

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將逃罪罪重於郊

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無所伏胤敢布其死

布陳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

戴天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

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

臣戮餘也罪戮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詩不敢還矣敢

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王曰尤而效之其又

甚焉尤晉逐盈而自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

使候出諸輶輶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輶

子產為鄭少正少正鄭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魯

年鄭人使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

是卽位魯襄八年卽位八月卽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駟從寡

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於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

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

是以有戲之後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

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日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

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僑又從寡君

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言欲往觀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

之役在十一年謂我做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

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

帥群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

歸而討之石孟石奭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僑老矣公孫

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

與執膳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四月又

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

後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嘗國家罷病不虞薦至仍薦

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

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

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翦削也謂見剝削不

堪命則成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



圖之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是時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傲

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魯襄公二十四年子產寓書於子西

以告宣子寓寄也日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聞重弊僑也感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

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

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時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

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沉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

德之興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

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有令德也夫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

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明年子

產伐陳遂入之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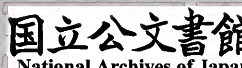
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

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與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蒲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



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

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公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

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他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

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

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

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微舒弒靈公靈公之子成

公奔晉自晉因鄭而人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

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

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

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隊者井堙木刊敝邑夫

懼不競而耻大姬止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

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

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降也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修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

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乃受之其後子產相鄭伯以如晉魯襄公三十年晉侯





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

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

言其多克蒲斥見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

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閤閤門也厚其墻垣以無憂

客使無令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

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葺復也以待賓客若皆

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謂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

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

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聞而

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

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

也見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

罪僑聞文公為盟王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庠無觀

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

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圻人以時填館宮室圻人塗者填塗也諸

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宮車馬有所

處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

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群官各陳其物以待

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

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

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

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

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迫又有墻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

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

所止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於魯亦有同姓之憂若

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

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

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

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

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

也其知之矣晉會諸侯於平丘魯昭公十三年及盟子產爭

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

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

內共職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

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

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



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

昏晉人許之其後鄭災魯昭公十八年子產授兵登陴晉之

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

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

兵登陴憫然動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

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

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

利薦重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

他國接境每瞻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明年駟偃卒

駟偃鄭大夫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其父兄

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

順舍子立叔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

聳懼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

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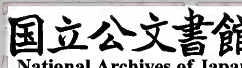
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寡君

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今又喪我

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三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

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

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



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

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晉人報晉侯

晉侯曰

大夫士報其使晉人舍之

